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3

基督教文化评论



- ☐ 保罗·蒂里希及其哲学神学思想
- ☐ 杜伦斯的神学方法论
- ☐ 读傅伟勋谈中西宗教哲学
- ☐ 《狱中书简》(选译)
- ☐ 流亡的纯粹哲学家洛斯基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基督教文化评论

(三)

CHRISTIAN CULTURE REVIEW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基督教文化评论》编辑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18千字

印数: 1— 7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2574-6/B·48 定价: 5.20元

DH91/16

• 1 •

编 者 的 话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三大层面中，宗教与其物质层面相互影响，与其制度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与其思想层面不仅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还在其中处于深层和核心地位。因此，在了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文明或文化时，必须研究它们同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必须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第三层面，探索其精神渊源，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

正如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儒教文化”，印度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被称为“印度教文化”，西亚和北非等地区文化被称为“伊斯兰文化”一样，如所周知，欧洲、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等地区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准确，但它的确表明了这些地区主流文化的精神渊源。这种文化的当代代表之一 T·S·艾略特说过：“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然后才能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由此可知这些地区的文化为何称为“基督教文化”。

如果把一个大洲的居民算作一户，小小的地球就只是一个“六家村”。显然，了解和理解其中四户邻人的精神状态，绝不是一件小事。何况，现在这六户人家，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解和理解他人，实际上有助于了解和理解自身。毕竟，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各族人民“性相近，习相远”，而习俗可易，本性难移。

编辑出版这一评论集，就是想为研究基督宗教及其与社会和经济、政治和法律、道德和习俗、科学和教育、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各门学术等等的关系，为了解邻人的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为更深地理解自身和人类精神这些大事，提供一片小小的园地、一扇小小的窗口、一面小小的镜子。

目 录

保罗·蒂里希及其哲学神学思想	范艾(1)
接受世界的世俗化	蒋庆(23)
从复活节的希望到十字架的受难	安荣孟(38)
——莫尔特曼的神学思想述评	
杜伦斯的神学方法论	杨庆球(64)

读傅伟勋谈中西宗教哲学	何光沪(88)
基督教存在主义与马塞尔	杨朗(95)
新约人性论	温伟耀(109)

诗魂	汪维藩(126)
----	----------

许地山与《达衷集》	张贤勇(148)
-----------	----------

《狱中书简》选译

[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67)

高师宁 译

“神 蚀”

——论当前上帝信仰的状况

[德]海因里希·奥特(186)

朱雁冰 译

早期基督教历史学的形成

〔美〕E. 布莱萨赫(200)

隗仁莲 译

我国历史上的正教

〔苏〕瓦·格·奥夫钦尼科夫(220)

晚 虔 译

〔人物志〕

流亡的纯粹哲学家——洛斯基

刘小枫(238)

新解释学家艾伯林

邓肇明(250)

〔书林一瞥〕

书评与书讯13则

小 愚 等(255)

保罗·蒂里希及其哲学神学思想

范 艾

在横跨神学与哲学两大领域的 20 世纪思想家之中，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是地位最高的人物之一。他把存在主义哲学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把宗教与文化连结起来，创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广泛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的生存以及宗教和文化所体现的人生。在现代人对上帝、道德和人生意义的信念发生动摇之际，有人认为他向怀疑论者们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因而是基督教文化的最后一个伟大代言人；有人则认为他的理论破坏了不少传统的信念，因而是当代文化革命的一位先行者。但是他却自视为旧时代的宗教遗产与新时代的世俗文化之间的“边缘人物”，以消除信仰的关切与理性的怀疑之间的分裂，从而弥合西方文明之断裂为己任。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兼神学家、教育家兼著作家，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保罗·蒂里希，1886 年 8 月 20 日生于普鲁士勃兰登堡

的小村庄施塔泽德尔（即今日波兰的施塔罗西德尔）。他的父亲在埃伯尔东边一个名叫谢恩弗里斯的小社区担任路德宗的牧师。那是一个建立于中世纪的有围墙的小城，四周是肥沃的田野和浓密的森林。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岁月给蒂里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历史连续性的强烈意识，对自然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深刻感受，对作为社区生活中心和神圣意义载体的教会的亲切依恋。

蒂里希在中世纪古城哥尼斯堡—纽马克进入人文中学，在那哥特式的环境中，他接受了这一古典的自由思想：除了理性规则之外，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这使他对专制保守的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怀疑。1900年他父亲调往柏林时，他更欢迎都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自由。但他对自由的热爱，并未使他忘却幼时对于一种丰富多彩而令人满意的宗教传统的执守。如何在享受探索人生的自由之时，又不牺牲有意义的传统因素，成了他思想中的一大主题。关于这点，后来主要表现在他的神学中有关“他律”与“自律”之关系，以及二者在“神律”中得到综合的论述里。“他律”指的是异己的或外在的法则或规范，在传统价值观或标准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外来要求之处，他律就是文化的和精神的状态。自律指的是自我的或内心的法则或规范，它是对他律压制的不可避免而合情合理的反抗，但它却有拒斥一切价值观或标准的倾向。神律指的是神圣的或神定的法则或规范，它展示了这样的情境：在其中，各种标准和价值观所表达的，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之信念与执守。这三种状态乃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从这时起，蒂里希努力对父亲采取独立的立场，但同父亲喜爱优秀的哲学论证一样，他同时也努力根据

哲学范畴来考察个人体验。

蒂里希先后在柏林大学、图宾根大学、哈雷大学和布列斯劳大学学习。1911年，他从布列斯劳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又从哈雷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在哈雷大学期间，自由与传统之关系问题，在他思想中表现为路德教会的教义文件同当时的神学自由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照比较。在这个时期的精神探索中，他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F·von Schelling)的著作和他自己的神学老师凯勒尔(M·Kaehler)的授课最有助益。谢林的自然哲学打动了蒂里希对自然的感情，它把自然解释为上帝创造精神的动态展现，其目标乃在于实现一种超越了个体生命与普遍必然之二元对立的自由。在凯勒尔影响下，他把注意力转向圣保罗所确立而路德又重申的因信称义教义。蒂里希把这项教义称为“新教原则”，并赋予它以宽广得多的意义，即不局限于罪人之释罪称义(被上帝接受)这一古典的宗教意义，而是涉及人的心智生活和一切体验。正如罪人可以在上帝眼里称义，怀疑者在对找到真理绝望之时，也可以拥有真理。因此，一般的文化生活既应受到批判的否定，又应受到勇敢的肯定；反之，对路德教义的严格公式，既可肯定其基本内容，同时又可予以否定。这些观点，以及关于“新教原则”对实在之性质和结构的意义的论述，最先见于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尤其是神学硕士论文。在后一著作之中，他阐释了谢林关于罪恶和救赎是包含一切生存的宇宙事件这一观点。

蒂里希在大学学习结束时受任圣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了4年的随军牧师。这场战争和战后德国的混乱局势使他相信，19世纪的人本主义已经垮台，以个人自律为唯一的

向导已不再适当，西方文明已接近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于是他参加了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但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思想理论而不是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成员们相信，正在逼近的文化崩溃，是创造性的社会重建的重大时机。蒂里希用新约的术语称之为凯遯斯(Kairos)，它意指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那时，永恒之域将会插入，把世界改造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在当时，选定一种政治运动(宗教社会主义)，同时就是选定一种宗教象征(上帝之国)。后来蒂里希的系统神学中的上帝之国这一宗教象征还反映了凯遯斯概念之应用：只有在具有真实的历史和政治关系时，它才能成为宗教象征。

战后，蒂里希相继在柏林、马堡、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大学教授哲学和神学。在此期间(1919—1933年)，作为海德格和布尔特曼等人的同事和朋友，他积极参加了各种团体讨论，寻求对人类境况的新的理解。他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杂文和评论，运用在哈雷大学获得的洞见来分析宗教文化、历史意义，以及政治社会等问题。1923年发表的《从主题与方法看科学系统》是他对人类精神进行系统解说的首次尝试。在这些年里，他已开始发展自己的神学体系，以回答年轻的卡尔·巴特的独特的神学。

蒂里希对自由的热情关切，使他成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最早批评者和反对者之一。1933年，他因受到纳粹党的报复而被解除教职，并被逐出德国各大学。正如他后来自嘲的那样，他乃是第一个“享此殊荣”的非犹太人学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力促他前往美国。在美国，他接受邀请担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哲学神学教授，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尽管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并使自

己的思维适应实用的美国心理习惯对于他不无困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还是作为“向怀疑者传教的使徒”在美国脱颖而出，极受尊重。1955年他从协和神学院退休，旋即被哈佛大学延聘并授予“大学教授”的崇高职位。1962年他迁居芝加哥大学，该校专为他创设了一个神学特别教席。在这些著名学府中，他吸引大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性对话，并以自己的演讲和书籍赢得了大量的本来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在读者最多的两本书〔即《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1952) 和《信仰之动力》(Dynamics of Faith, 1957)〕中，他说明了人最深切的关切，使人不得不进而面对一个超越了人自己有限生存的实在。他在书中对人类处境的讨论表明，他对现代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问题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洞察。此外，他的讲道集《根基之动摇》、《永恒的现在》和《新的存在》等书，更用浅显的语言，向普通公众阐明了人的生活与终极存在之深奥的宗教联系。这些书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只有他在协和神学院的同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作品堪与匹敌。

1951年至1963年，蒂里希陆续发表了他终生思索的主要成果《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这部著作同卡尔·巴特的《教会信条》一样，作为本世纪建设性神学最主要的作品之一而卓然挺立。这部巨著分三卷五部，都一百万言，第一部论理性与启示；第二部论存在与上帝；第三部论生存与基督；第四部论生命与精神；第五部论历史与神国。H·理查德·尼布尔评论此书说：“阅读《系统神学》可以成为一次作出发现的伟大航行，这次航行所进入的，是对于在上帝的奥秘面前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既丰富又深刻，既广泛又详尽的观察和

理解。”而那些引用蒂里希的话来支持“上帝已死”之说的现代无神论者，实际上是误解了他的本意，因为在他看来，一种不适当的（例如“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上帝观之消失，正是对上帝更宏伟更崇高的观照或洞察之开始。

像斯宾诺莎一样，蒂里希是一个为“上帝而陶醉的人”，他终生的努力，都是要帮助自己的人类同伴重新获得一种与人共有并富于动力的宗教信仰。尽管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蒂里希曾对系统说明人类精神探求的可行性，表示过某种怀疑，但他从未放弃这一看法，即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可以用“因信称义”的原则来作出说明。他在1965年10月22日弥留之际，仍在为阐明其中蕴含的意义而努力工作。当代宗教哲学家兰德认为，蒂里希的著作提出了“当代所产生的无疑是最为丰富多彩、最富有启发性和最富于挑战性的哲学神学”；当代神学家麦奎利则评论说，蒂里希的思想提供了“在我们这个纷扰的世纪的种种希望和恐惧之中所出现的基督教和宗教思想的主要成果”。

二

蒂里希的神学体系，吸取了多方面的思想源泉。其中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中世纪（波默等人）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近代德国（谢林等人）的唯心主义，还有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的存在主义。因此有人怀疑把蒂里希列为存在主义者是否合适。确实，像他这一类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是无法对之贴标签的。他既非实证论者，又非理性论者；既非自然主义者，又

非超自然主义者；他的思想既是存在的，又是本质的；既是抗议派（新教）的，又是普世派（公教）的。然而，尽管他的神学深入探索了基本的本体结构，他却把本体结构与人在生存上的问题和关切联系起来。所以，主导他的神学方法和体系的，还是一种生存论的态度。

神学方法 蒂里希的神学方法十分鲜明地体现在《系统神学》之中，那就是所谓“相互关联方法”。他一方面考虑人类生存的处境，另一方面又考虑基督启示的信息，并且“力求把这种处境中包含的问题与这种信息中包含的答案相互关联起来”（*Systematic Theology*, V.1, p.8）。这种方法使神学成为一种对话，把人探索性的理性所提出的问题，同启示性体验所提供的、在信仰中所获得的回答相互关联起来，即把对自律之问题作出的神律之回答相互连接起来。《系统神学》的五大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是作为整体的体系之中的一个内在要素，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对话：关于人类理性之力量与局限的问题，导致了启示中给出的回答；关于存在之性质的问题，导致了揭示出上帝即存在之基础的回答；关于生存之意义的问题，由耶稣基督所体现的“新的存在”作出了回答；关于人生体验之两面性的问题，指向了揭示出神圣精神（圣灵）呈现于生活过程的回答；关于人的命运和历史之意义的问题，在对上帝之国的观照中找到了回答。这些答案不是从这些问题派生出来的，就是说，蒂里希也许同意巴特的这一说法：“从人到神无路可通。”上帝是从他那一方揭示自身的。但是，这些问题也不是从这些答案派生出来的，就是说，蒂里希并不赞成巴特对自然神学的绝对排斥，因为，只有在人提出关于上帝的问题，并因而具有某种关于上帝的观念之时，启示性

的答案才对人具有意义。“自然神学对人类处境提出了一种分析,并且分析了隐含在人类处境中的关于上帝的问题,在此限度之内,自然神学是有意义的。”(Systematic Theology V. II, p. 14)关于上帝的问题,产生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因为意识到有限性,就是已经有了某种关于无限性、关于无条件、关于绝对的观念。

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 有限存在物是被非存在包围着的,它随时可能陷于虚无,即随时都处于非存在的威胁之下。作为一种存在物的人的生存也是如此,所以它不可能不关切存在之终极基础。

当然,人有许许多多的关切对象,例如,人会像任何别的动物一样,关切那些限定自己生存条件的东西,即衣食住行等等。但是,人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他有能力超越直接的和初级的利益,看到维护自己的生存并赋予自己的生存以意义的那样一些关切对象。人有种种精神性的关切,它们是迫切的、终极的。“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在’(按:此乃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哈姆雷特》中译本常作‘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着它。人整体地关切着那整体,那整体是他的本真存在,它在时空中被割裂了。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Systematic Theology. V. I, p. 14)蒂里希用“终极关切”这一术语,来表示他早年的德语著作所谓 das, was uns

unbedingt angeht(无条件地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和 Richtung auf das Unbedingte(趋向无条件者)之类意思。这个核心概念兼有主观和客观两重内涵,即既指无条件关切的状态,又指无条件关切的对象。按蒂里希的理解,宗教必然涉及这两个方面。他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宗教并不是人生的一个孤立的禀赋,它并非与人的理性、道德、审美等项能力并列。宗教乃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就是说,它表现的是人生之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具有终极性的关切作为生命的深度方面,可以表现在生命的任何创造性(或破坏性)的方面之中,例如,它可以在道德方面表现为无条件的良心命令,也可以在科学领域表现为对真理的热切追求。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人也常常把自己无条件的信赖和执着献给一些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东西,例如荣誉地位、金钱财富、政治权力、种族优越或民族骄傲之类,把这些东西误当成终极关切的对象,当成了使自己的生活围着打转的偶像。蒂里希具有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打交道的亲身体验,因而他能够证实这个事实:“我们这个世纪的种种极端民族主义,是一些很好的实验室,在其中,可以研究终极关切在人生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的日常生活最细微的关切)意味着什么。一切的一切都以那个唯一的神——民族为中心,那个神到头来肯定是一个恶魔。”(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1957, pp. 1—2)因为民族或国家事实上都是有条件的,其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性质,所以对它怀有某种终极关切,就不过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史和日本史所表明的那样)。他认为,你在生活中认为什么东西最有价

值,那个东西就成了你的神。人类的最大危险,就在于无限而终极地执着于某些仅仅值得有限地和初级地投身其中的东西,即崇拜有限而短暂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某种终极关切的对象,他在其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具有宗教性。但是,如果这种关切对象并不具有真正的终极性,没有力量救助人的存在,没有力量赋予生存以时间长河所无法毁灭的意义,那么这种宗教性就不过是偶像崇拜罢了。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具有真正的终极性呢?蒂里希说:“我们终极关切的东西,乃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Systematic Theology. V.I, p.14)在此,他已把人生的关切同本体论联结起来了。他认为,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具有终极性,可以考察一下它能否成为我们的客体或对象,如果能,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终极的东西。真正具有终极性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身参与其中的东西,超越了主体客体关系的东西,无限地高出于一切存在着的客体或对象(即“存在物”)的东西。这个唯一能称为“上帝”的具有终极性的东西,就是“存在本身”。

上帝即存在本身 所谓“存在本身”,是指一切存在物得以存在和赖以存在的基础或力量。它比一切存在物都更为根本。它渗透于一切存在物之中,但又不是任何存在物;因此,它不是客体或对象,我们自身参与或分有了它,它超越于主客体对立之上,无限高于一切存在物;因此,它正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准确地说,我们甚至不能称它为某种“东西”,因为它不是任何一种存在物或实体,甚至不是最高的存在物。由于我们的语言是用来描述存在物的,所以我们只能用象征的方式谈论它。蒂里希说:除了“上帝是存在本身”